

木屐声声

□ 陈立仁

到三亚没几天，万宁的文友邀请我们几个到他家的槟榔园玩，说是让大家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那天，天公不作美，下着蒙蒙细雨。好在路不远，驾车一小时多就到了。车到槟榔园，文友已站在大门口等候我们。车门一开，文友给我们一人一双做工精细的木屐，让我们换脚，说雨天穿着行走最适合。

看到木屐，立时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州人在夏季都喜欢穿着木屐，尤其是傍晚出来纳凉时，无论是市区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的青石板路，都会有木屐“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是天籁之音，老远就能听到，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洒脱愉悦的感觉。

那时，我每天都盼望下雨，倒不是期待下雨降气温，而是我特别喜欢穿着木屐在雨中行走跳跃，让木屐溅起的泥水四散飞起，再与雨滴一起飞溅到自己的头发上、脸上，感受那种水淋漓的快乐。我想，木屐发出的声响和我在雨中穿梭时的喊叫，是另一种音乐，

专属于孩子的音乐。后来，木屐在流逝的岁月中与我渐行渐远了。但那一刻，文友给我们送上木屐换脚，那“啪嗒啪嗒”的声响，又在耳边响亮起来。

吃过欢迎宴，我们穿着木屐，打着伞，在文友的槟榔园里步行参观。我一边深深地嗅闻槟榔花的芳香，一边与文友谈论起木屐来。

文友说，万宁城乡居民管木屐叫“三仔”，特点是宽大、光滑、秀气、养脚，一年四季都能穿。男的穿，女的也穿，老的穿，少的穿，就是最讲究打扮的年轻人也穿。木屐“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是那优美的竹竿舞声。走夜路时，那声响还能给人壮胆。不过，穿木屐也有缺点，不适宜走远路，迈步的幅度也大不起来，速度更是快不起来。初穿木屐，动作如不协调，是很容易跌倒的。

说着说着，文友又和我讲起木屐做嫁妆的习俗。在万宁某些地方，女孩子出嫁，娘家至少要陪嫁一双金红木屐。进新房时，送亲的伴娘要把这双木屐套在新娘脚上，新娘要穿着这双木屐踩踏着铺在地上的红双喜字进入洞房，说那叫红

喜屐，能消灾去邪。新娘过门的第三天，要穿上这双木屐出门，步行到村前河塘边去洗衣裳，说这叫吉利水屐，能发财致富……文友说，他很认同这些民俗传统，因为那时实在太穷了，无论做什么事，总想讨个吉利，弄点喜气、寄托希望。

听着文友的话，我也想起那些年，在我们江南乡村，脚下也有挑着屐担进村，直着嗓子喊“钉喜屐喽——”的钉木屐师傅。有姑娘出嫁的人家会招呼师傅留步，师傅就把担子停在场头那棵大柏树下，从担子里取出红漆屐胚，把橡皮的一边贴在屐胚前方的边沿，再剪一条棕布贴在上面，用五分铁钉钉牢，然后将橡皮卷过来钉在另一边。三下五除二，转眼工夫，一双喜气陪嫁木屐就做好了，既漂亮又大气。娴熟的动作吸引了村人驻足围观，人多了，师傅一边操作一边说起吉祥话来：“漂漂亮亮的妹子，红红堂堂的木屐，穿上全是富贵喜气，流金溢彩早生贵子！”说得大家笑声不断……

我想，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围绕木屐而流行的喜庆习俗里蕴含的寓意是一样的——期盼富足美满的生活。



天色刚晚

□ 周长文

夕阳滑进地平线
像舞台拉起落幕
我坐在山坡上
看彩霞一点一点沦陷

一同熄灭的
还有那个离去的身影
这转瞬即逝的暖
让我心生悲悯

生活就是剧情
时刻上演断舍离
情节的起伏
都是预设的疼痛

天色刚晚
我看见河流走进地平线
悄无声息地
重复着那个亘古的仪式

包裹

□ 区退干协会市监局分会 吴子鸣

不久前，我收到住在北京的儿子儿媳寄来的16双老年无痕袜，宽松柔软，非常合脚，甚感欣慰。包裹内有这样一张纸条：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他们握着你的手陪你慢慢长大。当他们有天变老走不动、站不稳时，请你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变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虽然明知这是商家放在包裹里的小广告，但我依然感到温馨而受用。于是，我作为“每日一言”，通过微信将其发给了群友和亲人。

生活在厚庄小村的我，现在几乎天天和包裹打交道。儿子通过手机，把一件件商品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快递到我的家中，大到修缮房屋用的天窗，小到家里的日用品。开始我还不放心商品质量，收到货后发现不仅是名牌，而且特别便宜。原来这就是网上购物的优势，在网络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品都摆在你面前，你只需坐在家中，就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下单后很快就有人把商品送

到你家附近的快递点，厚庄小村有好几家快递点，小村旁的茶馆里包裹就天天堆积如山，这些包裹把我所在的小村和大中国乃至全世界联结到了一起。

看着这大大小小的包裹，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以前。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寄个包裹谈何容易？记得我在安徽枞阳当兵，那里的虾干比较便宜，我买了几斤寄回家，又怕虾干在路上碰碎，便装在一只包装箱里寄回去。妻收到包裹后来信问我：“是寄虾子还是寄箱子？”因为笨重的箱子远远超过了虾干的份量，寄费比虾还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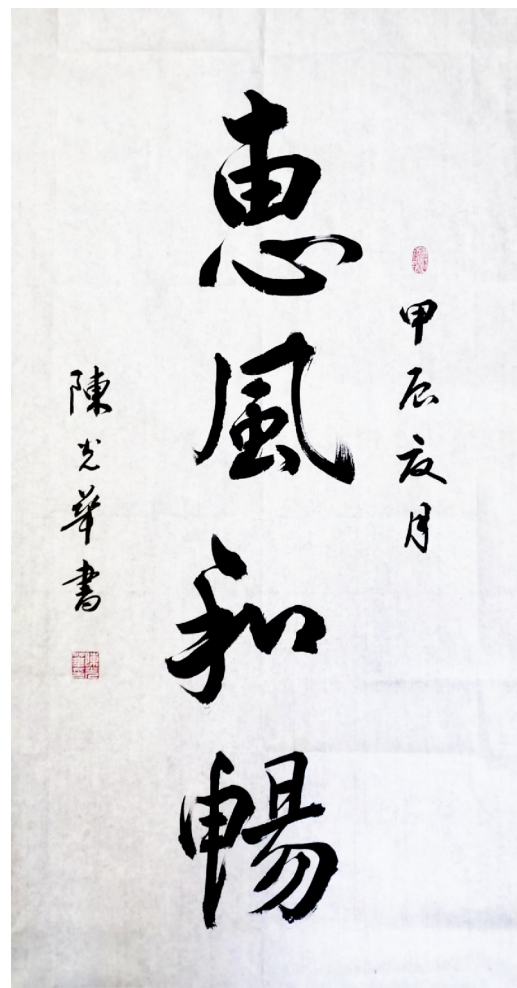
其实，那年兜里没几个钱，大多数情况是不舍得邮寄东西的。我总是利用探亲假，大包小包拼力气，能多背一点就多背一点。把旅行袋和军用背包简单一扎，几十公斤的包裹手提肩背扁担挑，可以说探一次亲就是受一次罪。

有一年寒冬腊月，我从浙江黄岩回家探亲，肩挑70多

公斤的包裹，半夜三更到达上海。从火车上下来咬牙挑到广东路，再也挑不动了，就去敲派出所的门，想把包裹寄放在所里。值班民警冒着刺骨的寒风接待了我，我赶紧从包里捧了几捧黄岩蜜桔给他。放下包裹后立即赶到浦东姨娘家休息，第二天再回到派出所，挑着东西到火车站赶火车。

更可怜的是孩子他妈，除了肩背的、左手提的，右手还得抱着孩子，上汽车、转火车、乘大轮。而那时的车站码头人流如潮，买票进站都要排队，常常因为赶不上车或船只好抱着孩子坐在包裹上等第二天天亮再买票。

从一个小小包裹的变迁，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无比骄傲与自豪，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富强。



书法作品 陈光华